

十二

卷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無成之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影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日，在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此書能將夢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護花主人評 清大某山民加評 卷十二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被一時之筆墨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之注意事項



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第十一回專寫秦氏病重。賈瑞心邪。是正文。賈敬生日。是借作引綫。若非慶壽。寶玉何由再至秦氏房中。鳳姐何由同秦氏細談衷曲。賈瑞何由撞見鳳姐。

寶玉看見畫聯。觸起前夢。一聞秦氏絮語。不覺淚下。迴環照應。妙手深筆。單寫寶玉淚下。秦氏默無一言。因賈蓉鳳姐在坐也。讀者思之。

衷腸話必須低低說。藏蓄入妙。

賈瑞見色蔑倫。因邪喪命。亦從甯府而起。可見一切醜事。皆由甯府謂之首罪。誰曰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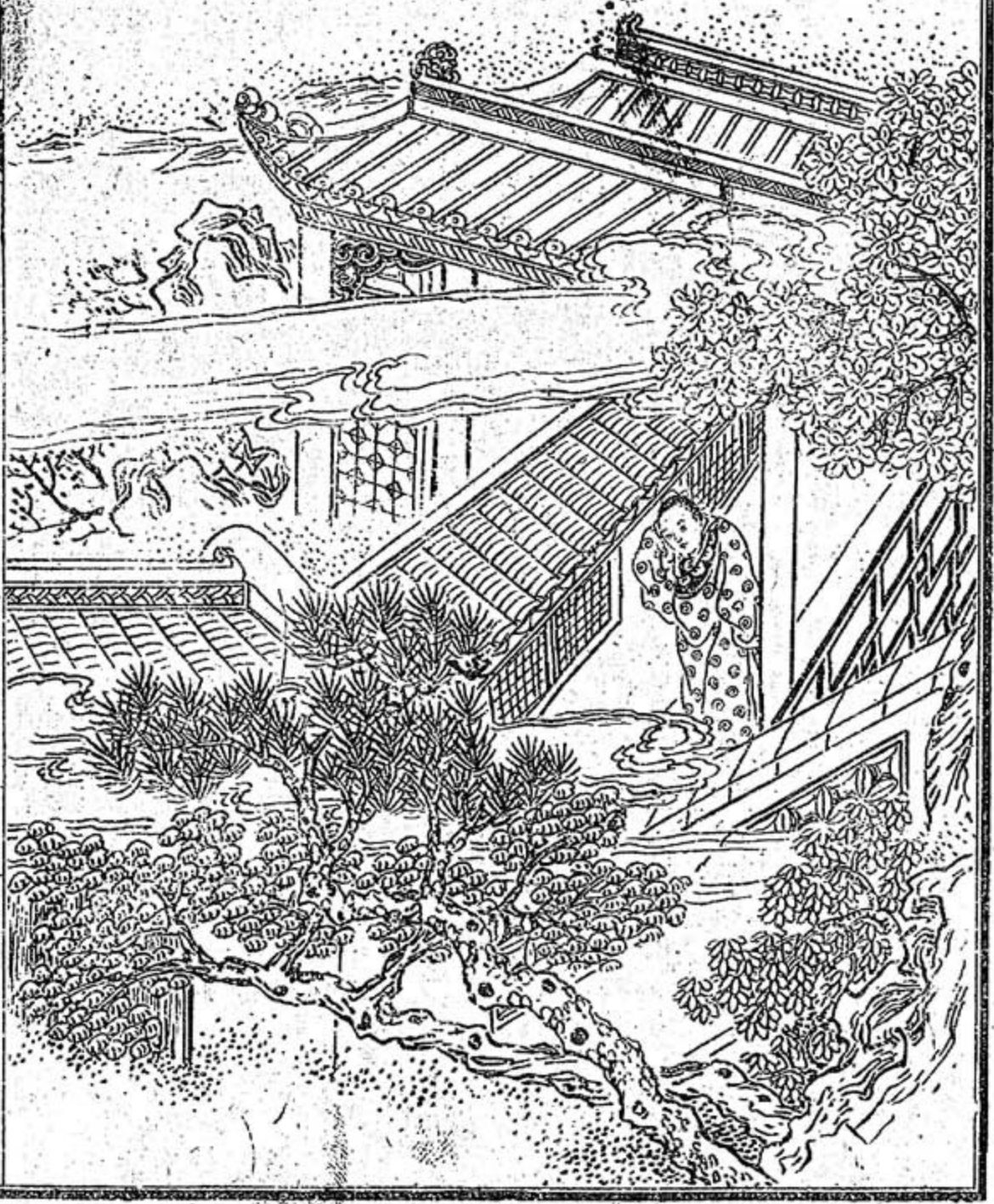
尤氏笑說你娘兒兩個。見面總捨不得。你明兒搬來和他同住罷。雖是戲言。作書人卻有深意。

鳳姐哄誘賈瑞以致殞命。只算是替秦鍾報仇。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十一終

妙在寶蓉二人已過會芳園去了一切衷腸話不言而喻

天鳳啟思
熙秦把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尋死來了

寫出疑人涎臉

勾魂攝魄之筆發問
甚奇不知雪芹如何
落想有此句
買瑞出門是送黛玉
往揚州去也事在此
卷之末倒提在前令
讀者茫然

區區何如

得布迷陣瑞大尋那
得不死妙不可言

死亦惜願是儉情印
成說話獨於瑞兒適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命請進來。罷。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坐讓茶。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因餞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緣故，賈瑞笑道：「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腳，捨不得回來了。」鳳姐道：「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這話錯了，我就不是這樣。」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裏也挑不出一個來。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也悶的很。」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倒天天閒著，若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兒，可好麼？」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裏肯往我這裏來？」賈瑞道：「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誑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嚇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情愿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

鳳姐口中說出買蓉
命買瑞魂迷

瑞大爺已墮入迷陣
矣想其先有欲渡不
致湊之意故著一個
又字

鳳姐請買瑞進來其
曹公其亦箇中人乎

大天白日人來人往
等語便鐵石人也意
懣情牽

你來二字作一句
喜極而疑之之辭

不過有蓉哥哥哥而
已

看他用數個忙字俱
入神

摸字鑽字形容得出
○寫得無窮地情
景道有餘香玉人
讀此當知猛香

蓉一也字買瑞急矣
請君入彀

該死的

招畫凍狀

補敘瑞哥來歷亦不
可少

代儒日坐舉比而兒
孫頑劣教習何益既
善弗攝人其諒諸

已伏死根不獨苦也
倘能痛改邪心猶可
挽救
只一仍字買大爺之
命絕矣

你不信就別來此種
口吻惟親歷者始能
道之
強將手下殆無弱兵

○設○此○數○語○尤○毒○
人○比○賈○蓉○兄○弟○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裏○明○白○誰○知○竟○是○兩○
個○糊○塗○蟲○一○點○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又○往○前○湊○
了○一○湊○觀○著○眼○看○鳳○姐○的○荷○包○又○問○戴○著○什○麼○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別○
叫○了○頭○們○看○見○了○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
道○我○再○坐○一○坐○兒○好○很○心○的○嫂○子○鳳○姐○兒○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
在○這○裏○也○不○方○便○你○且○去○等○到○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
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是○那○裏○人○過○的○多○怎○麼○好○躲○呢○鳳○姐○道○你○
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邊○門○一○關○了○再○沒○有○別○人○來○賈○瑞○聽○了○
喜○之○不○盡○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內○以○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裏○摸○入○榮○府○趁○
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來○往○往○賈○母○那○邊○去○的○門○已○倒○鎖○只○有○向○東○
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著○半○日○不○見○人○來○忽○聽○閉○的○一○聲○東○邊○的○門○也○關○上○了○賈○
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得○鐵○桶○一○般○此○時○要○出○去○亦○
不○能○了○南○北○俱○是○高○牆○要○跳○也○無○攀○援○這○屋○內○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的○現○是○臘○月○
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會○凍○死○好○容○易○盼○到○早○辰○只○見○一○

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西○門○賈○瑞○觀○他○背○著○臉○一○溜○煙○抱○了○肩○跑○出○
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
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
錢○有○誤○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倡○宿○妓○那○裏○想○到○
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搭○著○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
去○的○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
去○了○據○此○也○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很○拳○倒○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命○他○
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工○課○來○方○罷○賈○瑞○先○凍○一○夜○又○遭○了○打○且○餓○著○
肚○子○跪○在○風○地○裏○讀○文○章○其○苦○萬○狀○此○時○賈○瑞○邪○心○未○改○再○想○不○到○鳳○姐○捉○弄○他○
過○了○兩○日○得○了○空○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的○賭○呢○發○誓○鳳○
姐○因○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
裏○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裏○那○閒○空○屋○裏○等○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真○鳳○姐○
道○誰○來○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来○来○死○也○要○来○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
賈○瑞○料○定○晚○閒○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裏○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

堂堂國府可供人滯
進進出則其防閑可
知矣
又是一機描寫真描
寫得出

寫出情急人可發一
笑

硬幫幫句穢濁話偶
然一見無傷大雅○
掩掩閃閃妙不可喻
警警二人名點得先
後入理
別走二字如聞其聲

正要說出此句來
我二字作二句讀

預備者久矣廷之於
叔而曰命可以知賈
鳳姐之素風
蓄蓄計議嗚呼知之
者宵一刻值千金兩
紙五十兩何足掛齒

五十兩頭各已到手
開水稗香否真得大
世豈無人特雪芹者
未解不為潘筆以記
遂讓天祥傳為佳話

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裏親戚又來了。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等
他祖父安歇。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裏來等著。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
左等不見人影。右聞也沒聲響。心中害怕。不住猜疑。道別是又不來了。又凍一夜
不成。正在胡猜。只見黑鬚鬚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早白等那
人剛至面前。便如餓虎撲食。貓兒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著
抱到屋裏炕上。就親嘴扯袴子。滿口裏親爹親娘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做聲。賈
瑞扯了自己的袴子。硬幫幫就想頂入。忽覺燈光一閃。只見賈蓄舉著個蠟臺照
道。誰在屋裏聽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禽我呢。賈瑞一見。卻是賈蓉。直臊得
無地可入。不知怎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脫。被賈蓄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連二嫖
已經告到太太跟前。說你調戲他。他暫用了脫身計。哄你在那邊等著。太太氣死
過去。因此叫我來拏你。快跟我去見太太去。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你
只說沒有我。我明日重重的謝你。賈蓄道。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謝我多少。況
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蓄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
輸了外人帳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賈蓄翻身出來。紙筆現

成。拏來命賈瑞寫他兩個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銀子。畫了押。賈蓄收起來。然
後解勸賈蓉。賈蓉先齧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
於叩頭。賈蓄做好做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蓄又道。如今要放你。
我就擔著。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那
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不好。等我
先去探探。再來領你。這屋裏你還藏不住。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
拉著賈瑞。仍息了燈。出至院外。摸到大台階底下。說道。這個窩兒好。只蹲著。別哼
一聲。等我來。再走。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台階下。正要
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響。豁喇喇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
身。一頭賈瑞。忍不住阿呀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皆是尿屎。渾身
冰冷打戰。只見賈蓄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方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
中天已三更。只得叫開了門。家人見他。這般光景。問是怎麼了。少不得撒謊。說天
黑了。失腳掉在茅廁裏了。一面即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鳳姐。頑他
因此發一回恨。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標緻又恨不得一時撲在懷裏。胡思亂想

色之迷人至死不覺

猶頭兒告了消乏因
此病篤設鳳姐知之
則必曰非我也指頭
兒也

沒趣一齊來

凡毒婦未有不忍心
者

沒一命復將何如
鳳姐當時不以正言
鳳色拒絕實瑞而必
欲以計置之死地何
世其前生之因果乎

此類頭和命何如
真正冤業

點化

此作者自道其書也

讀此書者亦然

原是骷髏能於此得
大解悟當增無量福
壽

空即是色
為誦多心經一週

一夜不曾合眼。自此雖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等兩個常常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況又添了債務，日閒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尚未娶親，還來想著鳳姐，不得到手，未免有些指頭兒告了消乏，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下裏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腳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日常倦，下溺遺精，嗽痰帶血，諸如此證，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跌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後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沈重，代儒也著了急，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裏來尋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畱著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偏昨兒我已著人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嗒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人往那邊你婆婆處問問，或是你珍大哥那裏有，尋些來湊著，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們的好處。鳳姐應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將些渣末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有了。然後向王夫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

了有二兩送去。那賈瑞此時要命心急，無藥不吃，只是白化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口，稱專治冤業之證。賈瑞偏生在內聽了，直著聲叫喊，說快去請進那位菩薩來救命。一面在枕頭上叩首，眾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襖中取出正反面皆可照人的鏡，背上面繫著風月寶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元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證，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來，單與那些聰明俊傑、風雅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他好了。話畢，徜徉而去。眾人苦畱不住，賈瑞接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很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寶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裏面，嚇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帳，如何嚇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著便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裏面，點首兒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阿呀了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新又掉過來，仍是反面立著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

若見其入而不見其出矣

又可謂至死不變者

賈瑞誠自作孽亦二也非死罪未嘗問王陵前此案如何定奪

道人寶鑑正面背面
談此書者亦當作如是觀

鐵檻寺三字伏後

點明冬底三字則庚戌年已盡
此時昭兒同去矣於十四回中方合樺

昭兒同去已在冬底何後文秦氏之死已過五七以後回來尙是冬底耶
即賈瑞至鳳宅與鳳釵初見前幾日也

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拏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拏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旁邊伏侍的人。只見他先還拏著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末後鏡子掉下來。便不動了。眾人上來看看。已噓了氣。身子底下。冰涼黏溼。一大灘精。這纔忙著穿換衣裳。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毀此鏡。遺害世人不小。遂命架火來燒。只聽空中叫道。誰教你們瞧正面的。你們自己。以假爲真。爲何燒我。此鏡忽見那鏡從空中飛出。代儒出門看時。只見還是那個跛足道人。喊道。誰毀風月寶鑑。說著。搶了鏡子。眼看著他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鐵檻寺。日後帶回原籍。一時賈家眾人。齊來弔問。榮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也是二十兩。甯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其餘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一二兩。三四兩不等。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得此幫助。到也豐富。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因爲身染重疾。寫書來。特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

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阻。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費等。不繁絮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眾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第十二回寫賈瑞之癡邪。及鳳姐之險詐。真有張藻畫松。雙管齊下。一作生。一作枯。枝之妙。

賈瑞固屬邪淫。然使鳳姐初時。一聞邪言。卽正色呵斥。亦何至心迷神惑。至于殞命。乃鳳姐不但正言拒斥。反以情話挑引。且兩次誑約。毒施凌辱。竟。是誘人犯法。置之死地而後已。不但極寫鳳姐之刁險。且以描其平日鍾情之處。亦必如此。引盜入室。

第二次賈瑞說死也要來說。說出一個死字。是讖語。又是伏筆。

鳳姐點兵派將。不叫別人。獨叫賈蓉。賈蓄。此何等醜事。而令此二人做圈套。是作者深文刻筆。

蠟燭忽來。紙筆現成。又引至院外。想見鳳姐設謀定計。時光景。

跛足道人忽然而來取給風月寶鑑迴照第一回內所敘書名賈瑞因此喪生好色者當發深省。

背面是骷髏正面是鳳姐美人即骷髏骷髏即美人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

借賈瑞停棺逗出鐵鑑寺伏筆自然。

賈瑞死于淫秦氏亦死于淫賈瑞是賓秦氏是主故下回即寫秦氏病亡。

大某山民評曰

前第三回黛玉入榮府為入書正傳之第一年己酉至第九回鬧書房入第二年庚戌至此回末則第二年又盡矣下自治秦氏喪起為第三年之春辛亥至第十八回元妃歸省乃入第四年壬子之春節次分明不得草草讀過。

增評補圖天觀錄卷十二終

第六批

秦可卿
死封
祭

